

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五十一輯
沈雲龍主編

臺海使槎錄

黃叔瓚著

文海出版社

有限公司
印行

魯序

小雅皇華之詩，言使臣徧咨於忠信之人，左傳所謂五善、國語所謂九德是也。自漢以後，使者遂例有蒐述。考之鄭樵藝文略，凡朝聘得三十七部、行役得三十部、蠻夷得四十七部，不爲不夥；然未有海外瀕寧之壤、人物假詭之鄉，元元本本、堂堂正正，視之如指螺掌壑，當下可信；則臺海使槎錄，洵爲第一等書矣！煜聞先生之言曰：「余之訂是編也，凡禽魚草木之細，必驗其形焉，別其色焉，辨其族焉，察其性焉；詢之耆老、詰之醫師，豪釐之疑，靡所不耀，而後即安」。嗟乎！玄膺名物，先生猶廩廩焉若是；而況島嶼之險易、城堡之堅脆、番俗之馴悍、政刑之張弛、戎伍之疏密、禮樂之異同，有關精神命脈之大者乎！抑禹跡未經，儒者從略，先生必務詳審精密，況墨丈尋常之間，習睹習聞，肯蹈濫虛恍惚，如象罔之索珠、狼臙之覓金已乎！則甚矣，先生之志之勤而學之篤也！詩曰：「駉駉征夫，每懷靡及」；先生有焉。皇華于原于隰，無不光明；使臣于遠于近，無不周徧；先生是書賜之矣。達奚通之海南諸番行記，曾何足云。煜雖陋不足以知先生，唯因先生之言而推廣之如此。時乾隆元年丙辰仲秋，會稽弟魯煜拜序。

臺海使槎錄目錄

卷一	赤嵌筆談		(一)
卷二	赤嵌筆談		(二四)
卷三	赤嵌筆談		(五〇)
卷四	赤嵌筆談		(五二)
卷五	番俗六考		(九四)
卷六	番俗六考		(一九)
卷七	番俗六考		(二四)
卷八	番俗雜記		(二六)

臺海使槎錄卷一

大興黃叔瓚撰

赤嵌筆談

原始

『琉球國在泉州之東，有島曰澎湖；煙火相望，水行五日而至。旁有毘舍耶（一作那）國，語言不通，袒裸盱眙，殆非人類。喜鐵器。臨敵用鏢，鏢以繩十餘丈爲操縱，蓋愛其鐵不忍棄』（文獻通考）。按澎湖東南即今臺灣，其形狀相似，殆即毘舍耶國也。『臺灣於古無考，惟明季莆田周嬰著遠游編載東番記一篇，稱臺灣爲臺員，蓋閩音也。然以爲古探國，疑非是』（臺灣隨筆）。

『臺灣，海中番島，名山藏所謂：「乾坤東港華嚴婆娑洋世界」；名爲雞籠。考其源，則琉球之餘種，自哈喇分支，近通日本，遠接呂宋，控南澳，阻銅山，以澎湖爲外援。明萬歷間，海寇顏思齊踞有其地，始稱臺灣。』思齊剽掠海上，倚爲巢窟；臺灣有中國民自思齊始。思齊死，紅夷乘其敝而取之；萑草爲田，民知樹藝。順治辛丑，鄭成功金陵挫敗，廈門不守，襲而有之。迄康熙癸亥，歸我一統。其民五方雜處，非倖掠之遺

黎，即叛亡之奸究，里無一姓，人不一心。溪深林茂，易於伏莽。山海氣濕，又多霧露水土之害。其番喜酒好殺，無姓氏，無歲月，無冠履衣服之儀，無婚嫁喪葬之禮，不知法紀；撫御或失，急之則變生肘腋，緩之則俗敝人頑』（榕洲文藁）。

『吏科都給事中王家彥疏：「閩省海壖，地如巾帨，民耕無所，且沙礫相薄，耕亦弗收，加以年荒賦急，窮民緣是走海如驚，長子孫於唐市，指窟穴於臺灣』（春明夢餘錄）。

星野

『臺之星野，莫錄其詳。然既係於閩，則宜從閩。閩蓋禹貢揚州之域，天文牛女分野。按牛女於辰爲丑，銀海之屬，星紀之次。銀海，元武象也；星紀，吳越分也。劉向曰：「吳越屬斗牛女分」。晉、隋、元志：「吳越，其辰在丑」。說者謂：「臺在泉州之窮南，去福州遠甚，不宜爲銀海之屬；又在漳州之極東，去吳越遠甚，不宜爲星紀之次」。遂以臺分野，當在女虛之交者。虛，元枵之次，在子之辰。以臺之稍進而東，疑其越次越辰，亦坐井之見。今以近事考之，明時彭島統於泉；泉爲牛女，則臺無可疑。以近地考之，臺海西界於漳，南鄰於粵，北則閩安對峙，漳分野視閩，而粵分野視漳，臺之壤接，獨不屬牛女乎？唐僧一行有云：「星紀當雲漢下流，百川歸焉；故其分野，

自河南下，窮南紀之曲，東南負海爲星紀」；則臺宅東南，仍屬牛女，又與一行之說相符」（島上附傳）。

形勢

臺灣爲土番部族，在南紀之曲，當雲漢下流；東倚層巒，西迫巨浸；北至雞籠城，與福州對峙；南則河沙磯，小琉球近焉。周袤三千餘里，孤嶼環瀛，相錯如繡。

『白鷺門、金門迤邐東南以達於澎湖，可數千里；風濤噴薄，悍怒激聞，瞬息萬狀；子午稍錯，北則墜於南風烝，南則入於萬水朝東，皆有不返之憂。又東至鹿耳門，夾以七鯤身、北線尾，海道紆折，僅容數武，水淺沙膠，雖長年三老不能保舟之不碎。餘乃山羅礮湧，無由以入，其險且不測如此』（島上附傳）。

『海中孤島，地在東隅，形似彎弓』（臺灣紀略）。

『雞籠山島，野夷亦謂之東番。萬歷四十四年，倭酋取其地，久之始復國。東番諸山，其人盛聚落而無君長；習鏢弩，少舟楫。自昔不通中國』（方輿紀要）。

『臺灣處大海之中，地形坐東南，面西北。自東北而至西南如列屏，爲中國江、浙、閩、粵四省之外界。西北近海多平地可耕，土番及人民聚落以數百。山背東南，一望汪洋，舟楫所不到，土番加勞使種類居焉。自紅夷以至鄭氏，皆不能綏附。聞中國盛

德，悉來臣服，贊其方物；故我國家邊陲極於海東數萬里，置郡縣、爲疆界，實自古所未有』（福建海防志）。

『東甯，緣高邱之阻以作屏，臨廣洋之險以面勢；無仙蹤神跡之奇，無樓臺觀宇之勝。有山則頑翳於蔓草，有水則鹵浸於洪濤；鹿豕狸鼠之所蟠，龍蛇蜃蝓之所游。夫既限之以荒裔，而求天作地成之景，皆無所得』（蓉洲文藁）。

——以上臺灣

『三十六島巨細相間，坡隴相望，有七澳居其間。大約有土無木，土瘠不宜禾稼，產胡麻、菉豆，山羊尤多。居人煮海爲鹽，釀秫爲酒，採魚蝦螺蛤以佐食。土商興販，以廣其利；貿易至者歲常數百艘，爲泉外府。至元末，置巡司於此』（元志）。

『水至澎湖漸低，近琉球謂之落濤。濤者，水趨下而不同也。凡西岸漁舟到澎湖已下，遇颶風發，漂流落濤，回者百無一』（續文獻通考）。

『隋開皇中，嘗遣虎賁陳稜略澎湖地。其嶼屹立巨浸中，環島三十有六如排衙。居民以苦茅爲廬舍，推年大者爲長，以畋漁爲業。地宜牧牛羊，散食山谷間，各鼂耳爲記』（海防考）。

『澎湖島在琉球國，水行五日，地近福州、泉州、興化、漳州四郡界；天氣清明，望若煙霧』（明一統志）。

『海中島嶼，最險要而紆迴，則莫如澎湖。蓋其山周回數百里，險口不得方舟，內溪可容千艘。海中舊有三山之目，澎湖其一耳。東則海壇，西則南澳，誠天設之險；何可棄以資敵』（方輿紀要）？

『福州海中有澎湖島，相去三千里，晴日髣髴可見；有參將領兵駐之。自福州順風而往，不半日至也』（玉堂薈記）。

『澎湖僻在興、泉外海，其地爲漳、泉南戶，日本、呂宋、東西洋諸國皆所必經。南有港門，直通西洋』（福建海防志）。

『鄭成功竊踞臺灣，用澎湖爲外蔽。康熙三十三年六月，將軍施琅統兵自銅山攻破，據之；八月，遂克臺灣』（諸羅雜識）。

——以上澎湖

『臺灣在福建之東南，地隔重洋。形勢延袤，可至者凡千六、七百里。外此則生番所居，與熟番阻絕，遠望皆大山疊嶂，莫知紀極，可以置而不議。府治南北千有餘里。越港即水師安平鎮。又有七鯤身，沙線潮平，可通安平港內，爲水師戰艘、商民舟楫止宿之地。港名鹿耳門，出入僅容三舟，左右皆沙石淺淤焉；此臺灣之內門戶也。衡渡至澎湖，島嶼錯落，有名號者三十六島。澎湖溝底皆老，古石參差，港泊有南風、北風二者殊澳；此臺灣之外門戶也。然臺灣之可通大舟者，尙有南路之打狗及東港、北路之上

澹水，凡三處；而惟上澹水可容多船，港門爲正也。其可通小舟者，尙有南路之繞港、北路之鹹水港及八掌港、笨港、海翁港、鹿仔港、大甲、西二林、三林、中港、竹塹、蓬山，凡十二處；而笨港並有小港可通鹿耳門內，即名馬沙溝是也。總之，臺灣三路俱可登岸；而惟鹿耳門爲用武必爭之地者，以入港即可以奪安平而抗府治也。奪安平則舟楫皆在港內，所以斷其出海之路；抗府治則足以號令南北二路，而絕依附之門。故一入鹿耳門，而臺灣之全勢舉矣！或云：鹿耳門爲天險門戶，而又上設礮臺，防亦密矣；萬一攻之不入，兵法有攻堅而瑕者亦堅，其謂之何？不如由北路之上澹水進兵。所謂行師如過於衽席之上者，謀非不臧也。而不知由北路進兵則其勢主緩，緩則必以衆而臨寡、以強而併弱；由鹿耳門進兵則其勢主捷，捷則有以反主客之形，成控制之師。而且安平不據，澎湖尙孤，彼賊似者急而揚帆，不無他虞也。是故覘臺灣之形勢，而必講明於得入鹿耳門之要爲最急（理臺末議）。

『澎湖爲臺灣之門戶，鹿耳門爲臺灣之咽喉，大雞籠爲北路之險隘，沙馬磯爲南路之砥柱』（鳳山縣志）。

臺郡無形勝可據，四圍皆海，水底鐵板沙線，橫空布列，無異金湯。鹿耳門港路紆迴，舟觸沙線立碎。南礁樹白旗，北礁樹黑旗，名曰濕纓，亦曰標子，以便出入。潮長水深丈四、五尺，潮退不及一丈，入門必懸起後舵乃進。

臺地負山面海，諸山似皆西向，皇輿圖皆作南北向，初不解；後有閩人云：臺山發軔於福州鼓山，自閩安鎮官塘山、白犬山過脈至雞籠山，故皆南北峙立。往來日本、琉球海舶率以此山爲指南，此乃郡治祖山也。澹水北山、朝山，與烽火門相對。

同安洪淳思（心澄）云：「北路澹水，直對福州省城；海道山石錯列，礙於大舟往來。南路赤山，直對南澳」。

臺地諸山，本無正名，皆從番語譯出。內山諸水，皆西流於海。安平、七鯤身，環郡治左臂；東風起，波浪衝擊，聲如雷殷。諺云：「鯤身響，米價長」；謂海湧米船難於進港。

余與益齋二兄論羅漢門書略：羅漢門在郡治之東。自猴洞口入山，崇岡複嶺，多不知名。行數里，爲虎頭山，諸峰環列，樹惟榛櫛。過大灣崎、蘆竹坑、咬狗阨，又東南經土樓山，壁平如削；上則獼猴跳擲，虞人張羅以捕。稍前爲疊浪崎，出茅草埔，度鴈門關嶺，回望郡治，海天一色。去關口里餘，中爲深壑，可數十丈。緣崖路狹不堪旋馬，一失足便蹈不測。五里至石頭阨，四里至長潭，清瑩可鑑。潭發源於分水山後，由羅漢門阨入岡山溪，同注於海。自番仔寮迤邐至小烏山後，入羅漢內門，峰迴路轉，眼界頓開；沃衍平疇，極目數十里。東則南仔仙山、東方木山，隔澹水大溪爲旗尾山，西卽小烏山，南爲銀錠山，北爲分水山、目貓徽山；層巒疊嶺，蒼翠欲滴，暝色尤堪入畫。

民莊凡三：外埔、中埔、內埔，居民約二百餘口。內埔汛兵五十名，分防猴洞口；狗勻崑諸地，則寥寥三十餘人而已。先是，由長潭東南行，至夏尾藍脚帛寮轉北至外埔莊；後以逆黨黃殿潛蹤內埔，而甕菜岑、鼓壇阮尤爲奸匪出沒之所，禁止往來。外埔東南由觀音亭、更寮崙、番仔路頭至大崎越嶺，卽爲外門。去大傑嶺社十二里，中有民居，爲施里莊、北勢莊，莊盡番地；往年代納社餉招佃墾耕，繼以遠社生番乘間殺人，委而去之，今則莠草不可除矣。自社尾莊、割蘭坡嶺可赴南路，由木岡社、卓猴可赴北路；外此羊腸鳥道，觸處皆通；峻嶺深谷，叢奸最易。土人運炭釐稻，牛車往來，徑路逼狹，不容並軌；惟約晝則自內而外，夜則自外而內，因以無阻。夏秋水漲，阮塹皆平，則迷津莫度，與諸邑聲息隔絕。議者謂宜歸臺邑，良然。

上澹水在諸羅極北，中有崇山大川，深林曠野；南連南嵌，北接雞籠，西通大海，東倚層巒。計一隅可二百餘里，洵扼要險區也。外爲澹水港，八里岔山在港南，圭柔山（一作雞柔）在港北；兩山對峙，夾束中流。南北有二河：南河源出武勝灣，行四十餘里；北河源出楓仔嶼，行百餘里；俱至大浪泵會流，出厝胛門（一作千豆），入澹水港，曲折委宛，五十餘里而歸於海。圭柔山麓爲圭柔社。由山西下，數里有紅毛小城，高三丈、圍二十餘丈，今圯。城西至海口，極目平衍，名虎尾；今澹水營所駐也。兩山南北，重岡複嶺，灌莽叢翳。南則武勝灣、里末、擺接、秀朗諸社，北則麻少翁、外北投、

內北投、大浪泵、麻里、卽吼、楓仔嶼諸社。礮山在內北投，濱河，山僅數仞，寸草不生。自澹水經楓仔嶼嶺，上下十里。過港至雞籠，山高多石，山下卽雞籠社。稍進爲雞籠港，港道狹隘。港口有紅毛石城，非圓非方，圍五十餘丈、高二丈。遠望爲小雞籠嶼，番不之居，惟時於此採捕。循此而上，至山朝社；又上，至蛤仔難諸社，深箐鳥道，至者鮮矣。南路界盡沙馬磯頭；相傳地脈直接呂宋。凡舟赴呂宋，必由此東放大洋。有澳名龜那禿，北風時大船可泊。沙馬磯頭之南，行四更至紅頭嶼，皆生番聚處，不入版圖；地產銅，所用什物俱銅器。

澎湖一名彭蠡湖。樵書二編：「彭蠡湖嶼，環島三十六。洪武五年，以居民叛服不常，遂大出兵，驅其大族，徙置漳、泉間」。

觀澎湖諸島，夏月正值南風，由媽宮澳入港，順駛最易；惟出港逆風，未可時計。或收入八罩，從挽門潭上岸，登天臺山四望，則三十六島嶼形勢盡在目前。

洋

『大海洪波，止分順逆。凡往異域，順勢而行。惟臺與厦藏岸七百里，號曰橫洋。中有黑水溝，色如墨，曰墨洋；驚濤鼎沸，險冠諸海。或言順流而東，則爲弱水。昔有閩船，飄至弱水之東，閱十二年始得還中土』（赤嵌集）。

『暗洋在臺灣之東北，有紅夷舟泊其地，無晝夜，山明水秀，萬花徧滿，而上無居人；謂其地可居，遂留二百人，給以一歲之糧，於彼居住。次年復至，則山中如長夜，所留之番已無一存；乃取火索之，見石上留字，言一至秋即成昏黑，至春始旦；俱屬鬼怪，其人漸次而亡。蓋一年一晝夜云』（荅洲文藁）。

由大擔出洋，海水深碧，或翠色如靛。紅水溝色稍赤，黑水溝如墨，更進爲淺藍色。入鹿耳門，色黃白如河水。

泛海不見飛鳥，則漸至大洋；近島嶼，則先見白鳥飛翔。

潮

月臨卯酉，潮漲東西；月臨子午，潮平南北。潮漲多在春夏之中，濤大每居朔望之後。各處皆然，臺亦無異。志云：地屬東南，月常早上。十七、八之夜，月臨卯酉，僅在初昏，故潮漲退，視同安、金、廈亦較早。同安、金、廈，初一、十六潮滿子午而退卯酉，初八、二十三潮滿卯酉而退子午；臺則初一、十六潮滿巳亥而退寅申，初八、二十三潮滿寅申而退巳亥；所差竟至一時。半線以下，潮流過北，汐流過南，與彭島同；半線以上，潮流過南，汐流過北。水師副將魏大猷云：「自鹿耳門至打狗港，潮汐較內地早四刻，水長五、六尺；打狗至瓊嶠，潮汐較內地早一時，水只三、四尺；自三林港

北至澹水，潮汐與內地同，水丈餘」。

風信

『臺灣風信，與他海殊異。風大而烈者爲颶，又甚者爲颶。颶，倏發倏止；颶，常連日夜不止。正、二、三、四月發者爲颶，五、六、七、八月發者爲颶。九月則北風初烈，或至連月，爲九降。過洋以四、七、十月爲穩，以四月少颶、七月寒暑初交、十月小春，天氣多晴暖故也。六月多颶，九月多九降，最忌。颶、颶俱多挾雨，九降多無雨而風。凡颶將至，則天邊有斷虹；先見一片如船帆者曰破帆船，及半天如鸞尾者曰屈鸞。土番識風草，草生無節則一年無颶，一節則颶一次，多節則多次。颶之名以時而異：正月初四日曰接神颶，初九日曰玉皇颶，十三日曰關帝颶，念九日曰烏狗颶，二月二日曰白鬚颶，三月三日曰上帝颶，十五日曰真人颶，念三日曰馬祖颶（真人多風、馬祖多雨），已上春三月共三十六颶，此其大者。四月八日曰佛子颶，五月五日曰屈原颶，六月十二日曰彭祖颶，十八日曰彭婆颶，念四日曰洗炊籠颶，七月十五日曰鬼颶，八月初一日曰竈君颶，十五日曰魁星颶，九月十六日曰張良颶，十九日曰觀音颶，十月十日曰水仙王颶，念六日曰翁爹颶，十一月念七日曰普庵颶，十二月念四日曰送神颶，念九日曰火盆颶，念四日已後皆曰送年風』（香祖筆記）。

『余同王君仲千採硫，仲千登舟，余乘笨車。行十八日至後壠社，王君敝衣跣足在焉；泣告余曰：「舟碎身溺，幸復相見！」自初三日登舟，泊鹿耳門，十八日乃行，舵帆不協，斜入黑水者再，船首俯入水底，舟人大恐。十九日午後，南風大至，行甚駛；頃之，風厲甚，舵牙折者三。風中蝴蝶千百飛舞，舟人以爲不祥。申刻，風稍緩，有黑色小鳥數百集船上，舟人謂大凶；焚楮鑲祝之，不去；至以手撫之終不去，反呷呷向人。少間，遙見小港，以沙淺不能入，就港口下碇。五鼓，碇失，復出大洋，浪擊舵折；舟師曰：「惟有划水仙求登岸免死耳！」衆口齊作鉦鼓聲，人各挾一匕箸，虛作棹船勢，如午日競渡狀；船果近岸，得不溺』（稗海紀遊）。

海外紀略云：「颶風雖暴，無四面齊至理。辟如北風颶，必轉而東，東而南，南又轉西；或一日，或三、五、七日，不四面傳徧不止」。是四面遞至，非四面並至也。諸志云：「此乃天地之氣交逆，地鼓氣而海沸，天風烈而雨飄，故沉舟傾檣；若海不先沸，天風雖烈，海舟順風而馳，同鯢鵬之徙耳」。此語良然。六月有雷則無颶。諺云：「六月一雷止三颶，七月一雷九颶來」。澎湖灣船之澳有南風、北風之別；時當南風誤灣北風澳，時當北風誤灣南風澳，則舟必壞。癸亥興師，正當盛夏南風大震之候，僞都督劉國軒將戰艦盡泊南風澳，時我師到彭，舟盡誤泊北風澳；國軒得計，謂可弗戰而勝也。豈知天眷，忽北風大作，我師舟楫無損，而僞敵連艘覆沒，因得乘時進攻，克取澎湖。

（楊孝廉朝宗說）。

放洋全以指南鍼爲信；認定方向，隨波上下，曰鍼路。船由浯嶼或大擔放洋，用羅經向巽已行，總以風信計水程遲速，望見澎湖西嶼、頭貓嶼、花嶼，可進；若過黑水溝計程應至澎湖，而諸嶼不見，定失所向，仍收泊原處候風信。由澎湖至臺灣向巽方行，近鹿耳門隙仔，風日晴和，舟可泊；若有風，仍回澎湖。

內地之風，早西晚東；惟臺地早東風、午西風，名曰發海西，四時皆然。船出鹿耳門，必得東風，方可揚帆；澎湖來船，必俟西風，纔可進港。設早西晚東，則去船過日中始能放洋，來船昏暮不能進口。何云利涉？

澹水，在礮山之下。日出，礮氣上騰，東風一發，感觸易病。雨則礮水入河，食之往往得病以死。七、八月，芒花飛颺入水，染疾益衆。風侯與他處迥異，秋冬東風更盛。

諸山烟靄蒼茫；若山光透露，便爲風雨之徵。又鷺窩高巘，海雀驚飛，則隴日必風。春日晚觀西，冬日晚觀東，有黑雲起，主雨；諺云：「冬山頭，春海口」。

臺邑春日雨澤獨少。鐵線橋以北，大雨滂沱，橋南無一滴。梁觀蔡文科惡其限於南也，改名通濟橋。

『臺灣環海孤峙，極東南之奧。氣候與漳、泉相似，熱多於寒；故花則經歲常開，葉則歷年不落。春煥獨先，夏熱倍酷，秋多烈日，冬鮮淒風。四、五月之交，梅雨連旬，多雷電，山溪水漲；自秋及春，則有風無雨，多露少霧。田禾播種以後，亦喜露而畏雨。至月早升、地常震、風發不時，此一郡之大概也。諸羅自半線以南，氣候同於府治；半線以北，山愈深，土愈燥，水惡土瘠，烟瘴愈厲，易生疾病，居民鮮至。雞籠社孤懸海口，地高風烈；冬春之際，時有霜雪。此又一郡之中，而南北異宜者矣（諸羅雜識）。

廣東志云：「嶺南陰少陽多，故四時之氣聞多於閩，一歲間溫暑過半，元府常開，毛腠不掩，每因汗溢，卽致外邪；蓋汗爲病之媒，風爲汗之本，二者一中，寒瘧相乘，其疾往往爲風濕」。又云：「盛夏士庶出入，率以青布裹頭；蓋南風爲厲，一侵陽明，則病不可起」。此地正相同。

水程（郡縣里數）

澹水登舟，半日卽望見官塘山（一作關童）。自官塘趨定海，行大海中，五、六十里至五虎門。兩山對峙，勢甚雄險，爲閩省門戶。門外風力鼓蕩，舟甚顛越；既入門，靜淥淵渟，與門外迥別。更進爲城頭（土音亭頭），十里至閩安鎮，數十里至南臺大橋。